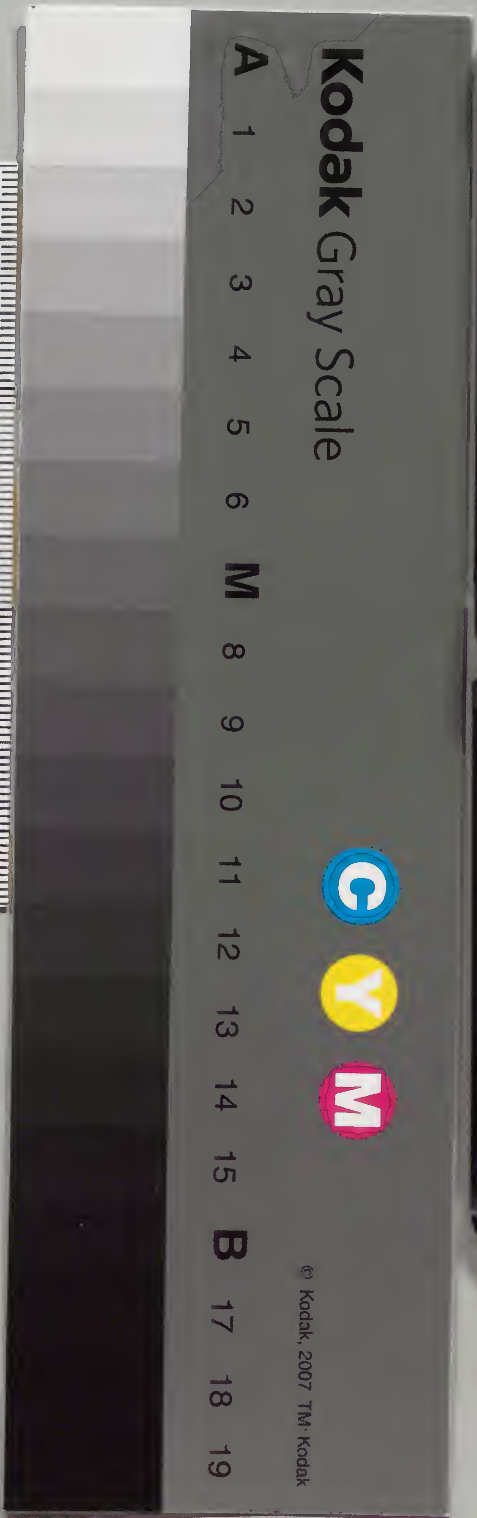


正蒙 下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八	一	〇	一	二

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65
冊數	2	(2)
函號	298	123



正義三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亦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

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縮夫下之理也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

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

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喜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
天地周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歲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之者語其達也
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
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
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

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
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安乎妻
子况可憐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
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
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
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
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樂知樂然後經可正天下達
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
立不疑其兩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守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唱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

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焉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
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
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
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
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
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

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
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
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
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
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
諸慮知幾考能以屈考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
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在虛則無所不伸
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
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
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受道之極
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
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
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
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
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
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

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

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

是哉

闔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仗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
王之道非有迹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
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
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稽象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
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廢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兩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
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
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
矣明廢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
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
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而已不見其間也

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尚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黎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
爾

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彊中瀆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死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

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

併壞其法故少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

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崇藻枕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

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象人之世不害使
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

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

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在邦域之中

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
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
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
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
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
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
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
化從心而不踰矩者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魯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
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
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
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
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
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
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

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
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之道斯行絞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
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
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
益可知矣

淪淪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
有道立不學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心
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
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
國人不知委吏秉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
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
今吾我者而豈徒哉廢幾得以事事矣而又
絕之是誠繫滯如甕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
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

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
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
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聖則
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
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
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節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
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令人賤工識樂
之正及魯益貶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
知敬之四方逾河踰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
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日而可豈虛語哉
興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沒階趨進翼如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終
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盱南子為以是心至

教之在我爾不為己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過於中國廢過於九夷中國

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緇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匡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考喪

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早以

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

受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

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

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懼於己者不

輒載之於後也

顏子之道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倫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亡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

一節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敵顏子樂進故顏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考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象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

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驛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為立人兩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五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

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粹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九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

故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

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道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典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備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諛妄之道也杞宋不三

微吾言則不言周之微則從之故無微不信
君子不言

便僻之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鄉音以是知敵故之私心不能黑
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
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庸受湯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

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
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
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
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偕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子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

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謀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取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考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

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慧
而後智能焉不慧而多能譬言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
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
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呂聲
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先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
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愚
為政難惠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
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
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

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
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考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並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
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
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
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

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
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
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察不若小而
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
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

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僂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寸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

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三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趁時應變故乾坤變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偏體象陰象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

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
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曰象與悔吝由羸
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兩為尚爻則動必精義尚象則
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
所考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

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爻極數則文不足
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
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亦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與符
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
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

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
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
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贓則於易深
笑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該諸心利也
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

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
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
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亨通不失大和
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
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
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
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
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
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
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
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
位天德成性濟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
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
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
覆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此頽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
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

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
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沚能不忘
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
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
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
施善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
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
載遠乎說潤勝乎健不置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而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
工巧且順也為白而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
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蹙
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耳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

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象色也為象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水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莖竹為專雷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

離

長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

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曰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

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

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為虞之心亨

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
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
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也雷為卦言反又
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
甬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
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

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
嘆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
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
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
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
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

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
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
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
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
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
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功。明吉凶於未刑。故曰爻象動
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
象。聚且散。推揚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也。驗之
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
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
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
察。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
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訛疾躑躅者太
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
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
清以奏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
舞歌武以奏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

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
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率其重者
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
至焉

法賁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賁化育之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

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是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溲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鷖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若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

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綱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鬮之
甫

蓼蕭蒙幸有譽處考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
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持言祖考來顧以助
湯孫也

鄂不辭辭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梅則無然考言則求所得兩譽

必有兩試厚之至也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
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考簡考雖刺時君
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大簡之譏故詩人陳
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教
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彼破
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
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遊

九畿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

寧超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甫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

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

喻周公誅誣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

合義主在遠者甫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

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

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

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
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于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
聞之不臧者與

歛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執擊之鳥猶時
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
豕泥其常性也今豕之皆白象與涉波而去
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兩費乎道者三猶主天下有三重焉言
也動也行也

者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而
以為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
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
而治故次八政故不時舉必皆故次五紀五
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達皇極求大中不
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經故次稽疑可

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
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
之權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
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
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
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
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尊者先得之
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

族睦童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
亦以惇叙九族庶庶明勵翼為通可遠之道則
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
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
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
能則進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

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
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
占以濟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言之防此卜筮之兩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
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
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毀夏商

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初則不禘禘則不嘗
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
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
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三者享為進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
配享此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
知進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
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

祭惟當從祖樹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
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
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
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不為文武二世室考
紹祖而七諸侯無三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
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
考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孔
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鋪筵設同几筵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
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
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
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
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

就藏相之虞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補官次序之宜

公之及大夫之象臣者象臣公之卿大夫
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
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
士於家者也象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廢子
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
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

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
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間於長
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
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
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
者廢士則一命為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官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

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
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
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
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畏壓溺可傷尤甚
故特致哀死者不吊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
淑之詞無所施焉

傳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
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如吾道之不論
於一偏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

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
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
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
至知化非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
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
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
暢真理乎

天言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
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萬
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萬然起見則樂
矣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
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
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
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
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

本一故能令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
頃臯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躰惟屈伸動靜終始
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
而謂之道躰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
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徃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
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

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
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子孔子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
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
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
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

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司取論胥其間指為
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
人人著信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
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
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
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以不
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
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

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
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
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
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疣贅以
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
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
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
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

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
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
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
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
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
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大虛不以晝夜
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
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
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

實際從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
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
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
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
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
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
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

異名甫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
可求故謂之神老子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
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
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
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
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
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

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
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
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
天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
者親無如政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

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
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
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於思者自誣
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
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庚子正元

朝鮮志完書

卷之三

